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行走齐鲁】

□赵德发

在三教堂酿一缸酒

走进浮来山定林寺三教堂,看着里面供奉的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我恍惚觉得,这里少了一缸醋。

我多次见过,在一些宣纸、丝帛之上,在一些玉石、象牙之上,或画或刻,常常有三个老头。这三老,是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他们三位,围着一缸醋伸指蘸盐,表情各异:孔子表情凝重,忧心忡忡;释迦牟尼深抿嘴角,一脸悲悯;老子仰面观天,开怀大笑。据说,他们这是在品尝人生,并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儒家以人生为酸,决心以教化改正其味;释教以人生为苦,劝人通过修行求得超脱;道家则以人生为甜,教人珍视生命力求长寿。人生滋味,三家各用一个字表述,虽不全面,却也简洁。

这个题材的艺术品,被人叫作《三酸图》。其实,最早的《三酸图》上不是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而是苏东坡、黄庭坚、佛印。这三位生活在北宋且过从甚密的高士,在品尝佛印和尚自酿的桃花醋,皱眉吐舌,煞是有趣。也许从三张嘴里喊出了这么三声:“酸!”“酸!”“酸!”于是画题就成了《三酸图》。后来,艺术家将三酸改为三位教主品味人生,是思想的超拔与升华,令人赞叹。然而,那个名称的保留却值得玩味:是说三老酸腐,还是调侃儒生、和尚、道士社会地位之低下?

定林寺在莒县城西浮来山,三教堂在定林寺后院的最高处,笼罩在一棵大银杏树的阴影里。这棵银杏,树龄已有一千多年,此时绿叶蔽日,布下了满院的清凉。不过,与前院那棵相比,这棵树只是曾孙辈。那一棵,高26.3米,树围15.7米,树龄达三千多年,被人称为“天下银杏第一树”,可谓阅尽沧桑。《春秋》记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银杏树肯定见证了两位国君的会盟。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很多国家都想“做大做强”,便有了充满阴谋诡计的合纵连横,有了血雨腥风中的频繁结盟。然而这些结盟并不可靠,莒国虽然当时是现山东省地盘上仅次于齐鲁的大国,虽然与多国结盟,后来还是没有逃脱亡国的厄运。

南亚大陆也有相似的一段历史。中国的春秋时期,古印度境内有一百多个



《三酸图》

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国家林立,相互讨伐。其中有一个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不断受到邻国强权的威胁,后来被邻国攻破,男子尽灭,有五百名妇女面对敌国国君琉璃王的淫威宁死不屈,被斩断手足,全部活埋。

那是一个生灵涂炭、苦难深重的时代,也是一个催生思想、孕育圣哲的时代。楚国人李耳苦思冥想,深究大道,在骑着青牛过函谷关时以五千言表达了他的超人智慧;鲁国人孔丘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奔走呼号,嘟嘟哝哝,让学生记下了那么多的“子曰”;在古印度的伽耶城外,一位释迦族的王子坐在菩提树下,面对无常的世间日夜沉思,终于大彻大悟,若干年后弟子结集,遂有恒河沙数的“如是我闻”。

函谷紫气,杏坛书香,菩提梵音,从此在世界的东方升腾,飘散,传播。全球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也没挡得住三者的融汇。本来,儒道两家在中国的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甚至成为帝王之术。自从洛阳城外有了一匹白马,几位胡僧,中国的文化格局从此改变。

汉明帝派人用白马从西域驮来佛像经卷之后,二百九十年过去,浮来山的银杏树下响起了梵音。公元377年(晋太元二年),高僧竺法汰曾到浮来山讲法。刘宋永初年间,一位叫僧远的和尚

住锡浮来山,专修禅定,此寺故曰“定林”。据说,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完成了他那部伟大的著作《文心雕龙》之后出家为僧,535年前后从京口回到家乡莒州,在定林寺修行、校经。此说虽无定论,但刘勰功成身退,成为慧地法师,却是不争的事实。《梁书》记载,他出家心切,竟然烧掉自己的发须表明决心,足见佛教对他的影响之大。此时,人们站在浮来山远眺江浙,已经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了。

传说,定林寺的三教堂,即在唐代建起,小院银杏,也于那时栽下。唐宋以降,浮来山有佛寺,有道观,僧人羽客共处,梵呗青词交响。山下的县城里则有文庙,孔子像前香烟袅袅,书声朗朗。后来,志书上明确记载:清康熙三十七年,莒州知袁还朴拨款重修三教堂,工竣曾题楹联:“儒释道一字同仰德昭千代,日月星光同辉泽被众生”。不知定林寺三教堂经历过几毁几建。现存的这座似农家院落大小的建筑,极有可能是三百四十年前重建,后来地方官员对禁毁令没有积极贯彻,让它得以幸存。

我估计,各地三教堂的被毁,不只是因为朝廷的几次禁令,后来的兵燹、匪患、火灾、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建国以后的“破除迷信”,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都给包括三教堂在内的宗教设施带来极大破坏。然而,浮来山上的“三教堂”,除了塑像被毁,竟然保留至今,成为山东省惟一的一座。这里面的三圣像,是莒县文化局在改革开放之后找人重塑的。三圣宝相庄严,身边各有两位侍者,墙上还绘有三教故事的壁画。许多进入这间殿堂的人,都毕恭毕敬地焚香礼拜。

我想,不管今人对儒释道三家如何评价,三家文化在两千多年来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灵魂,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至今为无数华夏儿女所珍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还做如此臆想:取儒释道三家精华,在三教堂酿一缸酒,“绿樽翠杓,为君斟酌”,让东西方来客尽情品尝,不知可否?

《红楼梦》中的茶俗大家知道的已经很多了,其实在另一部现实主义古典名著《金瓶梅》中,关于当时茶俗的描述同样非常多,据统计达到了629处,被评论家称为:“一幅充满市井野趣的明代饮茶风俗图”。

作为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概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市俗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罪恶家庭生活的描述,揭露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同时兼顾对当时社会生活习俗的叙述。书名《金瓶梅》由小说中的三位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成书500多年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争论不休,据说有50多人被“怀疑”是“兰陵笑笑生”。直到近些年还有人不断提出新的人选,使之更加扑朔迷离,而且各地都有爱好者把“兰陵笑笑生”考证为自己的老乡,说得也是有鼻子有眼。比如浙江黄岩人把“兰陵笑笑生”认定为黄岩人蔡荣名,一位在山东诸城图书馆工作的年轻学者则言之凿凿地把“兰陵笑笑生”定为诸城人丁惟宁。最近,我认识的一位老兄,来自山东德州临邑县那侗纪念馆的孙建功先生又有新发现,他以2014年德州出土的一块明代卢宗哲墓碑为研究对象,从中发现此地人士卢宗哲才是“兰陵笑笑生”。

“兰陵笑笑生”被不断更新,说明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兴趣十分浓厚,本来这就是一件争论了几百年的事,再争论几百年也无妨。但是,无论怎么争有一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金瓶梅》所描写的许多社会生活场景,与山东地

【问茶齐鲁之四十六】

《金瓶梅》中的茶俗

□许志杰

区现实的生活场景基本相吻合,尤其与山东西部地区的临清一带更加接近。临清是古代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商贸港口,交通兼及晋冀鲁豫各省诸地,南北通达,东西顺路,商贾往来频繁,客栈商铺银号饭馆茶肆林立,是山东西北部地区最为繁华的都市商埠。《金瓶梅》与《红楼梦》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后者以一个官僚家族为背景写世态世俗世变,前者则以宏大的社会走向为背景,刻画几个人的人生变化。《红楼梦》怎么写也是一个家族的那些人那些事,《金瓶梅》打开就是一个社会纷繁复杂吵吵嚷嚷的“乱局”。大官人西门庆用一根细绳串连着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也把五花八门的明朝社会生活一一牵了出来,好生热闹。

听一听《金瓶梅》中的茶曲,那是《红楼梦》里没有的味道,真的令人陶醉:“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似炒采叶儿楂,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醉了时想他,醒了时爱他,原来一缕儿千金价。”说的是茶还是人,飘渺虚幻,正是明代市井生活的真实样子。大明时期,从皇帝到士人甚至普通百姓,过的是一派散淡清闲的日子,在清饮中清谈,社会秩序倒也是安详正常。传说,但也是有鼻子有眼儿的传说,万历皇帝痴迷于做木匠活和炼丹,追逐自己的乐趣,妄图长命百岁,到了执政后期居然有12年没有上过朝。有一位宰相年老体衰想辞职回乡安度晚年,可是又见不着皇帝,无法递交辞呈。老人家急了,就让孙子把写好的辞呈绑在一块石头上,从紫禁城外扔到了皇宫内。这下行了吧,这位宰相把辞呈甩给皇帝就回家收拾行李,准备骑驴告老还乡了。岂不知,老人家回去这么一等就是九年,才等到万历皇帝的回信:“不准。”

皇帝如此,黎民百姓也不闲着,茶肆、茶坊、茶楼、茶摊、茶铺、茶馆、茶屋满街都是,茶客们不再是喝喝茶说说话,已经有了茶点、茶果,边吃边喝成为时尚。《金瓶梅》中提到的茶果、茶点很是丰富,不仅有各种干果如荔枝干、杏干、桃干,也有雪莉、李子、大枣、菱角这样的鲜果,茶点则有火烧、饽饽、酥皮饼,还有元宵、月饼这些时令点心。从这些茶果和茶点的种类看,《金瓶梅》写的还真是山东地儿的事,而作者应该是一位比较地道的山东人,至今火烧、饽饽还是山东人的代表性面点,没有十几年的生活实践,是拿不准其中真滋味的。我已经不只一次说到,有人认为创建于中国的茶道在经历了宋代的衰败之后,其重心转移到了日本,包括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对此津津乐道。实际不然,这是对明代以后中国茶道的误解,还可能是有些人的别有用心。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明代以后,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饮茶之风尚也调转方向,更加注重饮茶方式的平民化。而且,明代是中国茶叶影响欧洲、美洲最为有效的时期。来自福建、广东的茶农远渡重洋,登上巴西、智利的土地,欧洲人喜欢的红茶在福建出现并开始替代饼茶、团茶,出口欧美地区。流行在英国的下午茶,其实就是明代从中国传过去的,其形式和饮用的方式方法与《金瓶梅》所说几乎一致。

如果说,宋代以前喝茶还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享受到的幸福,那么,明朝以后则在要饭出身的皇帝朱元璋的倡导下,茶叶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金瓶梅》写到了“雪水煮茶”,就是用雪水煮茶喝,吴月娘“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风困雀舌芽茶”。南方下雪的时候少,即便下雪也很难有积雪,不可能“雪水煮茶”。一直生活在江南地区的陆羽,对煮茶取水用九个字作为评价:“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雪水煮茶”这是陆羽不曾提过的,因为他一生都没有到过长江以北,不知道北方的雪,不仅是美景还是泡茶之好水。

这就是明朝,文人们在想象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留下一幅幅真实美妙的市井风俗图画,给后人以遐想的空间。读《金瓶梅》亦如此,辗转难眠,我突然奇想,兰陵笑笑生是不是万历皇帝,十几年不理朝政,他一定是干一件大事:住在运河边上的临清,品茶写书《金瓶梅》……



【饮饌琐忆】

□李莹

煎饼

作为临沂人,没有人不熟悉煎饼。这种食物随处可见,已经让人习惯到不易察觉,只有当地人外出出差或长住的时候,才能念及煎饼凡而不凡的滋味。

这是一种制作极简的食物,不过就是磨面做糊,烧熟了整子,一勺面糊在上面用力推开,起了边揭下来就成了。但是这样简单的过程还是大有讲究的,一旁胸有成竹、跃跃欲试的旁观者几乎没有成功的。下面,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一张张煎饼的玄机。

首先是面糊。煎饼种类繁多,各种煎饼的差异全在面糊里。比较直接的就是用白面做糊,刚摊成的煎饼吃起来口感比较细腻而且咬起来非常有韧性,用手撕扯,能够被拉伸再还原,筋道得很。麦煎饼和面煎饼同样受欢迎,这种煎饼是把麦子连皮磨粉做糊,麦香极浓,比面煎饼更加干硬。还有会的会掺进玉米和小米磨粉,摊成的煎饼有一种金黄的颜色,不用佐以其他菜肴,只是吃煎饼就有滋有味。还有时会往里面掺入各种杂粮,甚至是晒好的地瓜干也磨成粉被掺进去。这种传统来自之前生活艰难的时代,很多粗粮以这种方式混

入主食,支撑穷苦人家挨过食不果腹的岁月。如今这种吃法也颇受讲究养生之人的青睐。

说了面糊,再说一说黝黑的整子。这种微凸的大型“平底锅”在上世纪农村几乎家家都有。整子有大有小,圆形,大概直径半米到一米不等。

一般人家摊煎饼不像作坊那样设施齐全。他们通常会用砖头将整子架起来,身边准备好一个柴堆,随时将柴火填进两砖之间,火候的大小也就全凭两手控制了。火候越大,要求摊煎饼的人越得灵活。一勺面糊放在整子上,或由中间向两边,或由近及远迅速摊匀推开。当整子最后一点黑色的角落被薄薄的面糊覆盖的同时,就可以在边上铲起一圈,轻轻揭起,一张煎饼就做好了。这项一边添柴一边摊煎饼的工作需要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灵巧妇人来做。上了年纪的奶奶,已是空有一身好本领,却只能抱怨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摊出的煎饼也越来越厚了。

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就煎饼而言,最地道的吃法还得去农村看。这种极方便的食物,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子孙

三代的大家庭来说再好不过。既不必费事安置桌椅,也不用汤汤水水煎煎煮煮。谁饿了,就去袋子里拿一张煎饼,自己随便找几样食物——或是虾皮、肉冻、煎鱼、葱葱,或是蒜薹、丸子、咸菜、花生……紧紧地卷进煎饼,随便找个地方一坐——甚至站着,就能填饱肚子。再喝上一碗热茶,舒服极了。对于顽皮的孩子,奶奶经常会在薄薄的煎饼里面卷上白糖,并且用线缠上底部,猴孩子们就举着煎饼到处玩耍了。

煎饼很干,有极少的水分,所以耐存储。煎饼虽薄,但也紧实,很能充饥。单单凭借这两项优势就为在战乱艰难岁月中摸爬滚打的沂蒙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不像其他面点一样讲究精巧雅致,也不像其他小食品那样色泽鲜艳,味道浓郁。它低廉的取材,普通的外貌,暗淡的颜色,不出众的口感,似乎很难获得进入高档餐厅的入场券。但是,正如扎根土地又致力发展的沂蒙人民,虽没有经过洋场的熏陶浸染,不能在时代最前沿引领最时尚的潮流,却始终保持着实实在在的态度,完成着自己无可取代的使命。

大众讲坛预告

谈谈中国传统吉祥文化

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本周六将推出题为《谈谈中国传统吉祥文化》讲座,该讲座将从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中的龙文化说起,讲述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从“道”“器”结合的角度,阐释吉祥文化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动物植物、天干地支、时空节令等方面的种种表现;立足于古为今用,揭示吉祥文化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提醒人们注意某些吉祥观念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倾向和相关问题,以使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主讲嘉宾张涛为山东临清人,获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著名国学大师郭沫若、高亨先生的再传弟子,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威廉玛丽大学易学与国学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周易文化研究》学刊及系列图书主编。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国学文化特别是易学文化的教学、科研和推广、传播工作,出版《周易(注评)》、《孔子家语注译》、《周易述导读》、《秦汉易学思想研究》、《经学与汉代社会》、《儒家经典研究》、《易学·经学·史学》、《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婚姻史话》、《列女传译注》等著作。

讲座时间:2014年10月25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